

徐学平

泥土的四季并不一样,那是父亲告诉我的。阳春三月,燕子回归时节的泥土是最有活力的,燕子筑巢,农家建房、做田埂都此时,因此,春泥也被称作燕子泥。

农家的娃子都是在泥土里滚大的。我孩提时的生活充满了欢乐,而带给我欢乐的也便是那些随手可取的泥巴。立春以后,我和小伙伴们就开始在塘前屋后到处挖泥,然后再找有水泥地面的地方去摔打。当年村头有座水泥桥,我们都争抢着到那里摔泥。十几双手一齐抡开,只听见一片“啪啪”声作响。摔熟后的泥土可塑性很强,信手捏来便可做成泥猪泥狗等各种小动物,为了使之永恒,我通常是把它们放在太阳底下晒。那年头,老家的屋檐下、门槛上到处都摆满了我的“作品”,父母走动时一不小心便会踩上,但那也没什么可伤心的,我可以和了水咿咿呀呀地唱着再捏,倒也另有一番乐趣。

那时,有些手艺超群的乡间艺人还用泥烧制成形态各异的泥哨,用箩筐担着挨家挨户地叫卖。那些泥哨,比起自己制作的泥模来算是精美了许多,土坯出炉后,还把哨子涂上各种颜色,而在烧制过程中还得讲究泥质和火候,窑火一般用软火,泥土就要数燕子泥了。更让人叫绝的是,泥哨可以吹奏出各种深邃悠扬的声音,抑扬顿挫,煞是好听。现在,随着现代玩具下乡,泥哨早已不见踪迹,每当看到小儿女玩芭比娃娃、变形金刚时,我就会想起自己玩泥巴时的童年,耳旁似乎又听见了那渐渐远去的摔泥巴的“啪啪”声,屏息眼眸回味童年内心便充满了快乐和温馨,脸上也不觉露出会心的微笑。令人颇感欣慰的是,当年的泥哨却因它的“拙味”而得到了收藏者的青睐,许多人都在乡间奔走搜集。

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想,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也许我们不会再有像燕子般热爱泥土的心境了,但是,只要心中留有最真挚的愿望和最纯朴的向往,生活就永远是美好的。当燕子又一度归来时,我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了乡村,田野里的油菜花开了,金黄色的无边无际……在喧腾的花海中,我真想俯下身来亲吻泥土,亲吻那静默无声的却仿佛含笑着的燕子泥。



最美流水线

何真宗

青春的流水线,信念藏胸间
手脚忙不停,梦想润心田
长长的希望,转了一圈又一圈
以厂为家,不管苦辣和酸甜

匠心孕育情生,执着爱不变
机器响不停,质量绘画卷
长长的夙愿,流了一年又一年
以厂为荣,收获幸福和明天

啊,生命的流水线
拨动心弦,痴情无限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创造生机一片

啊,生活的流水线
肩扛责任,奋勇争先
三百六十五,永远向前进
闯出辉煌明天

野马岭的冰凌开花了

朱思莹

野马岭的冰凌开花了
在漫山遍野,在春天里
胜过万千繁花
山脚的桃花林倒不着急
闲看风飘过,雪拂过,红男和绿女穿过
她说
阳光可待,世界可待
我愿意等待

野马岭的冰凌开花了
一种白色
足以撑起整个春天
诗人的笔端开始迟疑
它们坠落的时候
该和春天讨论
幸还是不幸?



李晓

万物生长,生命蓬勃,正是人间春日,这样的季节,适合亲近自然,也适合遨游书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历史的传承,其实也是文字的薪火绵延,因为文字承载于书籍,书籍里横卧着历史。

回溯我们精神世界成长,一生之中我们需要多少书籍的灌溉?

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乏味,面目可憎,这是苏东坡说的。自从开始阅读以后,我肯定有过三天时间没有读过书,我不曾观察过面目是否可憎,但心里感觉空落落是有。

我算是一个读书人,读了多少书,又有多少书真正属于我?我有时或许是恍惚的。因为有一些书,我买来了没有读,我只是很宽慰,它们躺在我的书房,书里的灵魂在无声地陪伴着我。

一个人一辈子,阅读到底能够改变什么?我的经验是,阅读让我的身体,紧贴着我的生命相向而行。

我身体的发育,在20岁以前就基本结束了。20岁以后,我的阅读,成为我的精神发育史。

“你有这种感觉没有,就是你吃不准自己是醒着还是在做梦。”这是电影《黑客帝国》里的台词。同样可以这样问我,当我没有阅读时,我吃不准这个世界是真实还是幻觉。

像我这样一个写作者,常常在白天与黑夜之间颠倒,在精神上虚构的生活里起伏。有时,我还向生活与命运发出一些神经兮兮的“天问”,把自己折磨得精神接近于崩溃。我现在才明白,不是命运来把我折磨,是我自己把自己蹂躏。当我精神上几乎不能承受压力时,我偶尔靠美食来缓解缓冲,舒缓这些黑色的情绪,但结果是,往往陷入更深的黑洞。这时,我只有依赖于阅读,来把我拖到一个正常世界上来,让我的肉体与精神,实现漫漫飞行后的软着陆。

得简要回顾一下我的精神骨骼发育史。我在乡下的阅读岁月,是和晨霜、山风、大雪、雷电、鸟鸣、麦浪、炊烟相伴的。那些发黄的简朴读本,是几个乡下秀才读后感我的。几本古典名著,通过孤灯下的阅读,让我精神世界的胚胎,逐渐发育成形。现在,我成为一个民间的写作者,我想向先辈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他们致敬,是这些先人,在漆黑的山间小路上,成为照亮我跌跌撞撞前行的精神蜡烛。

在乡下的日子,我最喜欢去乡供销社。因为在那我可以用皱巴巴的钞票,买下新来的图书,而一旁,是让我吞咽口水的桃酥饼干。乡村的夜,天上星斗灿烂,我在星光下,有了对这个世界最初的梦想。

当我来到城里。我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书店。每一个书店简朴的房子,都是我精神世界的别墅。

通过阅读,文字的方砖绵延成我内心的长城,文字的米粒成为喂养我精神的粮食,文字的雨滴织起我多愁的雨季,文字的长河奔腾在我生命的河床。

我感谢阅读,是阅读让我这具普通的肉体凡胎有了思想的灵性,有了思考,有了忧郁,有了感恩,有了深爱,有了责任,有了承担。

阅读是可以相互馈赠的。阅读一本书,一篇文字,就是走近一个人,走得深与浅,就看这个写作者是通过文字制造假象,还是通过文字完全打开自己。对生活,我没有必要穷尽精力来追寻所有的真相。但通过阅读,正如消费了农民种下的粮食,至少应该去乡下看看那些沧桑万年的土地,亲手播种,或者扶起一株在风中倒下的庄稼。

一生要读多少书,好比一生要吃多少粮食。生命降临于大地,我们最终要化为泥土。但我还有一点欣慰:阅读和写作,让我在尘世,完成了精神上的不断雕塑成形,证明我的肉体曾经在这世上存在过。

我感谢读书的生活,它赋予我生命的河流奔腾不息,赋予我俯瞰人类的命运波澜壮阔。

辛夷坞里辛夷花

王太生

辛夷花是一种在早春很耐看的花,它尖如毛笔头,又称木笔,早春花绽枝头,初苞长半寸许,及至花开似莲,小如盏,紫苞红焰,吐莲与兰花香,木有清气。

想去辛夷坞看花,当然是受唐代诗人王维影响,“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空寂的山中,溪边一蓬茅小屋,花树人影,主人不知去哪儿了?其华灼灼,兀自开落。

辛夷坞,陕西蓝田县境内,终南山下,四周高而中间低的谷地,长着一大片辛夷树。

只可惜,树在寂静的山谷里,去的人少,美轮美奂的辛夷花无人欣赏。

关于辛夷坞,王维在《辋川集·序》中说,“余别墅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尔。”可见北地的群山深处,山谷里长着枝苞漫逸的辛夷树,辛夷坞是王维和友人常去散步的地方。

它不同于江南的桃花坞,人烟繁华,花朵灿烂,只在静谧的空谷,等有心人专门拜访。又有着某些相似,一个缀满桃花,一个绽放辛夷花;一个结桃子,一个花谢变成一味草药,但从经济价值来估算,辛夷树不如桃树市场属性。

也不同于杭州的梅家坞,一垄春茶,接一垄春茶,明前连谷雨,一川碧碧茶树,草木生烟,四周青山环绕,茶山叠嶂。

又不同于苏州邓尉山坞的梅花,洁白如雪,清风徐来,阵阵幽香。

坞,这个词让人觉得有静气。一片静静的山谷,总得长些什么,它有一种小气候,四周群山遮拦,其间水汽氤氲,气候湿润,可耕读,可隐居,可怡情,山间的好多美景,是藏在坞里,人在坞里居住。

每年春天辛夷花盛开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辛夷坞,那样一个四边高,中间低,长满辛夷树的地方,树开紫花,花树云蒸霞蔚,完全与王维见的是两回事——这个世界最失落的事,是花开繁盛,却无人欣赏。

辛夷坞里辛夷花,有着怎样的应景场面,王维诗中没有说,或许是房前屋后三二株,或许是村庄旁边的三排两行,或许是坡地、山梁,高低错落的一大片。反正那个叫辛夷坞的地方,应该站着许多花朵如酒盏的辛夷树,春风初拂,花枝乱颤。山坞辛夷,如节气。

与古花相识,是种缘分。我的一位诗人朋友写过一首诗,“你先含苞成一枝笔,然后手腕一转,就批准春天和爱情啊。”朋友站在树下,仰望着木笔花,流露出一个诗人少有的天真。

辛夷是一味中药,通鼻塞,治头痛。干燥的花蕾,存放在一格一格氤氲气氤氲的中药铺里。诗人有鼻炎,那是他多年前为追一个辛夷花一样漂亮的姑娘,淋一场雨感冒落下的病根。每年春天,花粉传播的季节,除了写诗让他兴奋,鼻炎也让他不停地打喷嚏。他从古书上找来药方,采几朵辛夷花,煮鸡蛋吃。吃过辛夷鸡蛋,一个诗人嗅觉敏感的鼻子,安静多了。

诗人有一个梦想,想在乡下买块地,砌一间房,房子周围种辛夷树,真正进入辛夷花的花意语境。他给这间房起一个名字:辛夷居,本人就是辛夷居士。

辛夷,就像古人解甲归田,隐逸民间。花非花,花似木。木笔是名,辛夷是字,它还注册了一个现代的网名:紫色玉兰。

在时间枝头流转千年,木笔的种籽,从诗经青卷,跌落到今凡尘,经过多少飞鸟的流光接力?不为人知的旧名,是脱离了原先的氛围,缺少了彼时、彼景、彼人的意蕴烘托,辛夷还是紫色玉兰吗?

一场花事,看它的神韵,要到最能展示它的地方。想当年皮日休在扬州看辛夷花,老皮在诗中说,“一枝枝成瑶圃,数树参庭是蕊官。”江淮之间的树,站在院子里,没有山石、山洞、坡梁、天幕的衬托,总少了辛夷坞的辛夷花泼辣大气。

它能给人遐想,想到站满辛夷树的北方山坞。紫色本来是宁静颜色,它又生出那么多的想象,想到人在山坡上,站辛夷树下,一树、一坞、一人、一花。

辛夷坞里辛夷花与别处有什么不同?春天的晚上,我和诗人讨论这个问题。诗人说,王维的辛夷是落寞的,那是他一个人的花,而你所遥望的辛夷坞里辛夷花,花开得是热烈的,是从未去过的地方,远方的花,它只在一个人的山坞独自绽放。

坐家看电视强。”

结果老爷子认可活动,但不同意玩儿的说法。“看不出来吧?去年我还拐杖不离身呢。”

他认为真不能看电视,之前腰板儿和腿都出故障,理疗也没见大起色,然后就跟着电视里的大师学道,补钙啥的,乱七八糟的补这个,养那个,结果小半年过去了,没见起色不说,还更走不动道了。后来孙子给了健身卡,说是别老坐着看电视,没事儿就到这儿来转转。开始人陪着来,再后走楼梯不费劲就自己来,从去年7月份开始,你看到,现在拐棍儿也扔了。咱们这身骨头不能像年轻人那样练。你别看我东一下西一下的,可每次都有个大概齐的时间,是真的锻炼,可真不是玩儿。”

“您这是总结出经验来了。”

“哪有什么经验啊,这叫实践出真知。电视里那些养身之道,咱也是实践过的,也许对别人有用,跟我这儿还真没感觉出来有啥用。”

没想到老爷子会把“实践出真知”这么深涩的学问简化于斯,这大概就是中式所谓大道至简吧?不过,对老爷子尝试新鲜事儿的劲儿,我是打心里佩服。

实践出真知

因为年纪大的关系,我多留心了几次,结果,他发现了我的特别关注,其后不久大家便成了不知姓名的熟人,互相间眼睛再对上,都会有声或无声地问候一下。

上周末,俺俩在澡堂赤裸裸地面对面了。

“你真行啊,每次都跑那么长时间,还不慢。”老爷子说那是年轻人的活计,“慢慢跑,走走就行。一把岁数的人只有你这么折腾。”他建议老了的我别这么较劲。显然,老爷子也是观景客。

我判断是见我理了光头都遮掩不住的白发才会这么感言的。知道我还有几年才能够退休后,他转而让我猜他多大年纪。

我估摸得有六七十。他说68岁了,然后得意地摸摸满头黑亮的头发。他看起来身体是真不错,精神头也很好。

“退了休没事天天来这里活动很不错吧?反正有时间,就当是玩儿了。”我随口说了几句。“起码比

把自己床单洗了。床单不是很宽,所以我也没多费力气,晒在门口的晾衣绳上。我美滋滋地坐在门口晒太阳,和邻居的孩子们说笑着,心里揣想着回家看会不会夸奖我!母亲远远地走近了,她眼角一瞥床单,阴沉着脸问:“谁洗的?”“我洗的。”我有些纳闷,不知所措。“你洗干净了吗?花花搭搭的,既浪费肥皂!”至此,一次激功的谋划以失败告终。

那个年代水是精贵的,肥皂更是用到极致。用过的零碎,父亲会用汤勺再次加热,微凉后捏成椭圆形,一块迷你的小肥皂,平时用洗手正合适。

消失的淮南老肥皂近年来又改头换面呈现在超市的货架上,在工艺技术上,更加完善了配方和流程,据说在制皂过程中,对自来水进行了过滤处理,使之达到纯净水的标准,肥皂自带清香味。

老肥皂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如今只能作为抹布的去污为主妇们使用。岁月湮没了老肥皂的痕迹,时光不曾将它从我们记忆中抹去。老肥皂,一代人酸涩的记忆,多年后再去触碰,尘封的往事穿越时光的长廊,如冬日斑驳的暖阳,倾泻满地。一个时代不可缺少的日用品,洗去多少尘埃污垢,换簇新洁净于后人。

一块老肥皂

布就焕发洁净。不知不觉就给我用去三块,准备用这剩下的最后一块时突然有些不舍,这块见证着我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长的“老古董”,在现今是多么不易看到,看见它,仿佛看见二三十年前的岁月,贫瘠的、苦涩的、简单的生活。

小时候最怕洗头。洗头多半是在母亲休息的礼拜天进行的,煤炉子上水壶嗞嗞地冒着热气,院子中间的方凳子上搪瓷的脸盆盛满大半盆温水,简单快捷的洗头仪式就开始了。期间我会找出各种借口躲避,等母亲和姐姐都洗过后,才自知捱不哭丧着脸不情愿地坐下。洗头用的就是这种淮南老肥皂,那时家家洗浴基本用的都是淮南肥皂,香皂是奢侈品,平时也只能用在洗脸时沾沾毛巾。我的头发又浓又密,一下水后极易打结,老肥皂洗